

艺术再造 谁的乡村？

◆ 陈守文 贾良

● 艺术深一度

热热闹闹的城市艺术季已经落幕，艺术季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概念“城市更新”。城市更新需要艺

术，那么乡村呢？环境由谁来充实美化？那些古风清韵的老房子谁来“更新”？如今有一群城里的艺术家，想来做这些事，于是成立“碧山共同体”。

乘着出差徽州的机会，我来到今年 5 月刚刚开馆的理农馆参观。这是碧山计划的主人欧宁他们的乡间寓所兼创作室，欧宁和他的同伴现在都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，成名之后却举家迁往黟县碧山村——一处典型的徽派农村村庄，在这里成立了“碧山共同体”，并开始了他们的艺术改变乡村的试验。

在理农馆里，我看到了农业、地方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免费展览，另一间作坊里，师傅带着徒弟正在编织斗笠；主题图书馆摆着各种各样的书，更多的是艺术类书籍，都是免费阅读的；馆里还有专门的喝茶室、咖啡厅，颇有点高大上；杂货铺里东西就多了，观察发现消费对象主要是游客、短期驻留者，不多。欧宁说，理农馆还可提供村里房源，为研究者、作家、艺术家、设计师、音乐人、电影人、有机农场志愿者和普通游客服务。

村里转过一遍之后，我马上想起了古代的士大夫，他们挂冠退隐或者守孝之时的乡居情景与此颇为相似。说当下的中国农村空心化了，因为村里的人大都是老幼妇，少了青壮年，乡村文化也就空心了。想着这些，看着欧宁，艺术乌托邦来到农村我看就有了用武之地。

或许正因为如此，欧宁在有了一定的国际声誉之后，选择回到乡村。但是，他的“碧山计划”2011 年的启动仪式选择的是广州时代美术馆，欧宁说：“这个艺术计划是要探索徽州乡村重建新的可能，并在北京 798 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，拓展出一种全新的徽州模式——集合土地开发、文化艺术产业、特色旅游、体验经济、环境和历史保护、建筑教学与实验、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。”

紧接着就来到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展览，碧山村在欧宁手里已经被分为碧山村入口、检查站、时间银行、牛院、粮站、猪栏乡村客栈、村官菜园、泰来农庄、碧山书局和出口等十个单元。展览期间，艺术家们还发行碧山时分券(Bishan Hours)，你可以在碧山检查站用它来换取碧山共同体护照，采取的是饥饿疗法——60 本，先来先得，发完为止。你参观结束，护照上可盖 16 个章哦。碧山计划轰动的活动就是 2011 年的“碧山丰年祭”了，由于策划周密，活动办得很是红火，大有回到羲皇上人时的穿越感。

因此，2012 年，碧山计划就受到地球那边的《华尔街日报》青睐，欧宁挟碧山计划及丰年祭活动斩获“中国创新人物奖”，获奖评语说：“碧山计划赋予了艺术家和中国社会更深入接触的机会和空间，由于它对乡村文化的传统进行了启动和再生设计，因此有可能促成乡村和文化的复兴。”

随后，碧山计划似乎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质疑和责问漩涡之中。先是哈佛博士的“艺术家 VS 乡村建设”之疑，博士说：村民要路灯不要艺术，游客说“没有路灯可以看星星”；碧山共同体是谁的共同体？还有声音说这个计划是“区隔”，这群艺术家是“小资”，云云。

于是，漩涡中的欧宁他们现在默默地在创作，默默地策划着中国和外国艺术家的碧山写生、展览，刘传宏“皖南纪事”个展、斯洛文尼亚艺术家马蒂阿士·坦契奇的“时间纪录者”展览，“我们就是想让农村换一种存在方式，农民换一种活法，虽然现在我们的处境很艰难，但我们的艺术再造乡村之梦未破灭。”



■「理农馆与」一般咖啡馆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于它位处农村的与世无争，到了这里总能沉静下来

● 专家观点

毫无疑问，欧宁的做法带有艺术家们先入为主的印记，他们不问农民是否需要，就朝着碧山村扔出一个“艺术改造计划”。所以，被哈佛社会学女博士周韵诟病，被老村民说计划跟他“没有关系”，是一群城里人到村里来买地、买房子，做他们的事。有的网友甚至批评：“知识分子带着一种桃花源想象来到乡村，把乡村的某一角落改造成小资式的生活场所，复式建筑、沙发、无线网络、葡萄酒等等，这不是乡村建设，而是艺术殖民。”

但我不这么看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有知识分子归老乡里的传统，更加上被贬的、守孝三年者，士人与乡村从来就是水乳交融。就拿守制三年来说吧，无论官多大都得在家至少待三年，即如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，于是，他们带头兴学校、修路桥、兴水利，自家也会造园子、修亭子，乡村文化也就跟着韵味悠扬起来。所以，那时的田园是诗意的田园，士大夫在其中读书、书画、写书，乡村的文化艺术味儿渐渐地就浓起来了，传承下去了，谁说我国繁复的民间工艺后面没有李渔这样文人在支撑、在指导，谁说李渔在自家园亭吊嗓子的时候没有孩童张望（张望体现的就是影响力，就可能出现一个梅兰芳）？而今，城乡二元日益鸿沟化，在外为官之人老而不再归乡了。

所以，欧宁想用艺术拯救乡村，有何不可？当年费孝通不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到江村，晏阳初不也是耶鲁背景的乡村平民运动先锋？因此，欧宁的方式我觉得挺好，他的碧山计划至少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的村民：知道了理农馆和自家的房子不一样，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，还有很多没有见过的书、画，稀奇物件儿；还可以在这里会友、聊天，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并且这里发生的事情地球另一边立刻就知道；至少，农家的孩童知道了一群和他们原来周围不一样的人，知道人还可以这样活着，我长大了可不可以也这样，于是有了童年的梦，也许还是和艺术有关的梦。

再加上，欧宁进入国际比进入农村更早、更容易，有了他，国际上艺术圈内很多的人也许不知道黟县，但知道碧山，多好。碧山就是注意力经济典型。因此，斯洛文尼亚人跑到这里，以碧山农民的生活状况搞了一部“时间纪录者”的艺术摄影，2013 年在伦敦获得“世界最佳 3D 摄影奖”。

所以，我赞成你有空去碧山村转转，经过检查站，转转时间银行、牛院、粮站、猪栏乡村客栈、村官菜园、泰来农庄，花一回“碧山时分券”，也算是对“艺术改造乡村之梦”的支持。

激活乡村，挺好

◆ 李玉硕



■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」：丝绸的水脉



■“理农馆”有着农业、地方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免费展览，传统与时尚融合，给人一种别样的宁静

■ 碧山计划手稿，艺术家们认真构思着农村新概念



■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」：利用农村的优势打造「绿色别墅」

● 评论

油菜花法则

◆ 艾考

碧山计划让我们深深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，想到了“油菜花法则”。

油菜花是徽州农村春天里最常见的花，漫山遍野地泼在葱翠的山、碧绿的水、粉黛的屋之间，醉了游客，也醉了春天。但是，在农民的眼里，它是一种农作物，它是从“选种—播种—管理—收获—卖钱”（如果年成不好，就卖不到钱）的一套程序、一种期盼、一种收获。一个是

审美逻辑，一个是生存逻辑。

如何调和这两种逻辑？

日本有个名叫“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”的艺术拯救乡村案例。越后妻有是日本包括十日町市、津南町在内 760 平方公里的乡村，距东京约 2 小时车程。这片被雪水滋润的土地，保留着日本传统的农耕方式，200 多个村庄随着日本城市化进程，渐渐人口稀少，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。

2000 年开始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三年举办一次，通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，融合当地环境，与农村里的老人家及外面来的义工，创造出数百件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，每届艺术祭都会留下一些优秀且易于保存的作品，成为当地环境的一部分。现在，观光客逐年增多，乡村气息渐渐浓郁，这里也成为艺术改造乡村的成功案例，因为它把审美与生存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
日本的城乡差别不大，中国则是不然，但我们还是要呼唤中国出现“越后妻有”，让油菜花统合艺术与生存。